

小逢观星·周三有约

# 糟糠之妻“登”殿堂

## ——有感于莫言携妻领奖

□ 逢春阶



今(5)日莫言携妻女启程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穿燕尾服、中山装等,我都不关注。我关注他与夫人杜勒兰同行。我想起了《后汉书·宋弘传》中的典故,光武帝刘秀的姐姐看上了宋弘,刘秀亲自撮合,宋弘以有妻为由拒之,刘秀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如今是,糟糠之妻登殿堂。莫言夸爷们,山东汉子!我读出了六个字:感恩、尊重、珍惜。

莫言不算帅,长相一般,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条件找个对象比较难,加上他家庭成分比较高,他大爷爷的儿子还在台湾,按当时说法是,社会关系不清白。这样的话,莫言找个媳妇就更难了。莫言参军前,曾在棉花加工厂里上班,他那时看上了一个姑娘,但是莫言始终没敢表白,直到当上兵,他才觉得有资格向姑娘提亲,最后两人结为夫妻。这个姑娘,就是仅仅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杜勒兰。

我在高密,听朋友说,杜勒兰是真正的孝媳、贤妻、良母,典型的高密女子的修为。她不嫌弃莫言的丑,不嫌弃莫言的穷,选择了就一辈子跟定了。莫言当兵,她在家里伺候老人,拉扯孩子。后来莫言成名,她成为全职太太,一直躲在幕后付出。莫言获诺奖,她这个“军嫂”也是作了贡献的。莫言懂得感恩。

莫言曾经回忆,自己的妻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准备生二胎,而莫言因为刚提干,怕被撤下来,回家坚决让妻子流产。他说,这事确实伤害了妻子,无论是身体还是个人情感。他后来写《蛙》,也包含着对作为母亲的妻子的一种歉疚,从另一个方面说,他是用文学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尊重。这种尊重尽管酸涩,但是温暖。当然,莫言在一些小的细节上也表示出了他的尊重。去年7月,在高密采访莫言,中午一起吃饭,莫言坐在主宾位置,主人请杜勒兰坐副宾,她不坐。莫言笑着说,在老家,享受享受当客的待遇吧。杜勒兰说,坐这里不习惯。脸都红了,但还是笑着坐了。在潍坊下榻的高密、诸城、安丘、临朐等县市,大男子主义是很严重的,

女人过去不上桌。当然,现在变了,但有些人大男子主义依然有(比如我,总觉得我就该享受妻子的伺候)。夫妻之间相互尊重,莫言没有或者少有大男子主义。

一日夫妻百日恩。莫言珍惜夫妻感情,堪为楷模。现在婚姻越来越不稳定,为一句活,一点小事,说翻脸就翻脸,说拜拜就拜拜。婚姻越来越脆弱了,像一只脆弱的瓷碗,摔到地上“啪”就碎了,碎了也就碎了,把碗茬子扫进垃圾堆,一点儿不心疼。

我想起了过去在农村走街串巷的锡匠。一个碗破了,锡匠把破碗用细绳固定住,夹在两膝之间,用小锡弓,把弓弦绕在钻杆上,来回飞速拉动,钻出一个孔,把黄铜锡子先安在孔中,再根据锡碗位置钻另一孔,这样可保证两只锡脚正确嵌入孔中,再用特制的小锤,轻轻敲实,使锡钉牢牢钉住。现在,我们还用这样费劲吗?不用说碗,比碗大,比碗珍贵的盆子破了一点,马上扔掉,连回头看一眼都不会。有锡的工夫,可以买一大摞碗碟回来。这里面有个观念问题。这个观念的前提是,我们生活好了,富裕了,不缺了。可是当我想起锡匠那种锡得认真劲儿,依然产生敬畏,不浮躁,不埋怨,不牢骚,不放弃,不紧不慢,或者说是安逸而缓慢的节奏,让破了的东西重新,这里面有生活哲学。婚姻也如此,婚姻之碗有了裂痕,原来是用两只锡子锡一下就重归于好,现在婚姻有了一点裂痕,怎么办?离。不“锡”了,有锡的工夫,不如再找一个。人生如锡碗哪!像锡匠这样的老行当没了,但这个老行当遗留的精神,引人深思。

人是会变的,出现“贵易交,富易妻”。一点不奇怪。五光十色的社会,太晃眼。如果宋弘在今天,他还会那样选择吗?难说,人心不古啊!看看网上那些近乎八卦的出轨事件,真是无话可说——“莫言”。如果贵不易交,富不易妻,成为稀罕事,那就说明时下的风气出了岔漏。莫言的粉丝很多,不乏漂亮的女粉丝,如果意志不坚定的话,稍微来点儿活思想,就另起炉灶了。但是莫言没有。他曾在《自嘲》打油诗中说:“谓我狂者不知我,俺本老实厚道人。”

享受正常人人伦之乐,天伦之乐,享受“诺奖”。我要向莫言学习,将来我如获得大众报业集团的最高奖——大众新闻奖,如果允许让领着媳妇领奖,我也“携”,前提是地得同意。



### 纽约影评人协会奖公布

### 《猎杀本·拉登》斩获三项大奖

□记者 戴玉亮 报道

本报讯 据外媒报道,美国当地时间12月3日,2012年纽约影评人协会奖颁布。著名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执导的新片《猎杀本·拉登》成为最大赢家,拿到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以及最佳摄影三项大奖。

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凭借在斯皮尔伯格导演大片《林肯》中的出色表现,拿到最佳男主角,距明年的奥斯卡影帝近了一步。最佳女主角意外地由《蔚蓝深海》主演蕾切尔·薇姿摘得,而不是之前的大热门詹妮弗·劳伦斯和杰西卡·查斯坦。

《猎杀本·拉登》是凯瑟琳·毕格罗在《拆弹部队》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之后的首部新作。影片讲述美国海豹突击队针对“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展开“最后一击”,最终成功射杀拉登的故事。影片虽未公映,但在前期的试映中获得超好评价,烂番茄等14家媒体评分新鲜度100%,评分达到8.8。《时代》和《好莱坞报道》等给出本片满分的评价。

演员莎莉·菲尔德凭借《林肯》获得最佳女配角。《林肯》的编剧托尼·库什纳获最佳编剧奖。一代名导迈克尔·哈内克的新片《爱》斩获最佳外语片。蒂姆·波顿新作《科学怪狗》获最佳动画片。

### 荷兰少年球员群殴裁判 致其临床死亡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2月3日电 据此前媒体报道,荷兰警方3日宣布,2日在一场青少年足球比赛后遭场上一方球员殴打的一名边线裁判头部受重伤,目前已处于临床死亡状态。

事件发生在荷兰中部城市阿尔梅尔。比赛终场哨声一响,这名41岁的裁判立刻遭到数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客队球员的追打。他被打翻在地,头部遭到击打。数小时后,这名裁判感到严重不适,随即被送往医院。经检查发现,他的脑部遭到严重损伤。

荷兰媒体报道说,施暴球员的年龄在15至16岁之间。在比赛过程中,这名边裁就曾多次遭到球员的辱骂。事发当日夜间,3名涉案球员已被当地警方从家里带走接受审讯,而3人所在的俱乐部3日宣布将他们开除,同时决定不再继续参加这项青少年联赛。针对此事的调查仍在进行,警方已表示,不排除逮捕其他当事球员的可能。

此事已在荷兰引起巨大反响。荷兰体育部长埃迪特·席佩斯说:“这样的事件已完全与体育无关了,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容忍。”

▲12月4日,韩国影星文彩元拍摄写真。文彩元因韩剧《善良的男人》被观众喜爱,剧中她变身冷傲女人,引人注目。 □CFP/提供

### 厄立特里亚16名球员 在乌干达集体失踪

新华社坎帕拉12月3日电 乌干达官方3日透露,非洲的厄立特里亚足球队在乌干达集体失踪。

官方消息称,在一场地区性的锦标赛中以0:2负于卢旺达队后,厄立特里亚队的16名球员集体消失,主办方随即报警。

“警方已经获悉这一消息。”中东北非足协的一名乌干达官员表示,厄立特里亚队球员在进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购物之后没有返回酒店,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行踪和意图。

在此之前,厄立特里亚球员“失踪”已经多次出现,分别是2007年在安哥拉,2009年在肯尼亚和2011年在坦桑尼亚。

### NBA官方公布上周实力榜

## 热火领跑 火箭崛起 湖人暴跌

新华社华盛顿12月3日电 NBA官方3日公布了由专家舒曼评选出的上周实力榜,卫冕冠军迈阿密热火队守住了榜首位置,陷入剧烈起伏状态中的洛杉矶湖人队下降6位,势头不错的休斯敦火箭队爬升5位。

热火队在上周继续着轻松赛程,仅有两场比赛,全都取得了胜利。新赛季开始后热火队仅仅输掉了3场比赛,与灰熊队并列排在全联盟的前两位,主场更是得到8胜0负的完美战绩。更为有利的是,在4日做客华盛顿的比赛结束后,热火队将迎来连续6个主场,“甜蜜”赛程还在继续。

舒曼在对热火队的评价中写道:“在上周对阵网队的比赛中,韦德状态回勇得到了34分。热火队再度打出了联盟顶尖的防守强度,在比赛最后17分57秒的时间内仅让网队得到了16分。这两件事情哪一件对于热火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于热火队来说,6日对阵尼克斯队的比赛将是对其防守的又一大考验。”

马刺队和灰熊队并列二、三位,马刺队用替补阵容险些让热火队吃下败仗,又在与灰熊队的硬碰硬中最终胜出,展现出了一流的整体实力和板凳深度。灰熊队虽然负于马刺,但12胜3负的战绩依然为西部之冠。

排在第四至第十位的球队分别是雷霆、篮网、尼克斯、快船、勇士、老鹰、雄鹿。

湖人队由上周的第八位降至本周的第十四位,成为退步最快的两支球队之一。湖人队上周的状态并不稳定,可以打出122分的高分,也可以输给东部排名靠后的魔术队。目前湖人队的战绩为8胜9负,胜率重回50%以下,德安东尼执教的7场比赛中,湖人队输掉了4场。

火箭队从上周的第二十位上升至本周的第十五位。磨合渐渐成型的火箭队在最近一段时间打出了良好的状态,最近4场比赛中,有3场得分在110分以上,帕森斯成为哈登以外最稳定的得分点,火箭队的胜率也达到了50%。对于火箭队所面临的问题,舒曼说:“火箭队面对西区的战绩并不好,甚至不如国王队,而在接下来的四场比赛中火箭队的对手都是西部球队。”



12月1日至2日,主题为“用赛车点燃激情、用竞技开启梦想”的中国[越野e族]“硬骨杯”场地越野在无棣举行。来自天津、河北沧州、山东济南、滨州、东营、潍坊等地的50名车手在无棣县赛事基地一展身手,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一场极限越野盛宴。 据悉,越野e族滨州分队成立于2007年,现已发展到50余辆数百余人,是山东大区较活跃的分队之一。 □高士东 徐向华 报道



46 杨守诚摇头。“我没你说的那么好,从小到大,做过很多坏事的。”

叶蓝秋的兴趣来了。“是吗?说来听听。”

“小学时偷过邻居家鸡,按书上说的,做成了叫化鸡,可是我们一群小屁孩,什么都不懂,做出来的叫化鸡不是一般的难吃,每人尝了一口全吐了。所以后来邻居家找上门来,说我们偷了他的鸡,我们一个理直气壮地发誓:没吃就是没吃,吃了的不得好死!”

“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坏的时候。”

“还有更坏的呢。我的直属上司,什么都不懂还乱发号施令,电脑一窍不通。对,上个月,就是上个月,他也不知按了什么键,电脑又死机了。我去帮他清理文档,顺便把他的整个电脑共享了,包括他的私人邮箱。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集团公司的人,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他的邮箱。整个集团的人都知道,我们上司的屁股上有块胎记,他的女朋友胸口有颗红痣。”杨守诚颇有些小得意,这些隐私私事,他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陈若兮。

叶蓝秋惊讶地张大了嘴。“幸亏网上没有人肉你,这要是人肉出来,不是人渣也是混蛋一名。”

“人活一辈子,谁没做过一两件操蛋的事啊,只要别一辈子尽做操蛋的

### 网络中你是法官还是凶手——

## 搜索

□ 文雨

事,那就行了。”杨守诚感叹。

“你的要求还真低。”

“你呢,小秋,说说你吧,你都做了哪些坏事?”杨守诚想要了解面前这个女人,这个表面看来似乎完美,想得他不敢用手触摸,想爱而不敢去爱的女人。

“坏事啊,很多啊,我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

“三天三夜算什么。我们有的是时间,坐下来慢慢说吧。”

叶蓝秋看着远方,问了一个问题。

“离日落还有多久?”

“快了吧,你问这个做什么?”

“杨守诚,你到底要不要听?”

叶蓝秋提高了嗓门。

“听!”叶蓝秋一发脾气,杨守诚立刻没了办法。这不能怪杨守诚,他在所有女人面前都这样,陈若兮是这样,叶蓝秋也是这样。

“这一辈子吧,我做过很多坏事,拣最重要的说吧。很多年前,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我家。那时候,家里为了帮爸爸治病,欠了很多钱,根本拿不出钱来。于是,妈妈想了个办法,就对亲戚朋友们说,我爸的病又犯了,很严重,需要钱救命。”

这一次,轮到杨守诚张大了嘴。

“人活一辈子,谁没做过一两件操蛋的事啊,只要别一辈子尽做操蛋的

这世上,有些谎可以说,有些谎,是万万不能说的,会有报应。三年后,我爸病情复发。我男朋友私自去找了院长,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

“你拒绝了?”杨守诚回忆着网上的流言。

“严格来说,我懦弱了。用你的话说,我不想把我生命中最操蛋的事公之于众。生活就是这样,你每天告诉自己,那些操蛋的事与你无关,他们就越发地跟你扯上关系。”

“小秋,别这样,那些事不是你的错,跟你没关系,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杨守诚想要说些有用的安慰话,但这种情形,语言显然太力不从心,他又是个不善言辞的,只好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几句。

“是啊,我妈也这样说,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都是她的错,是她不应该去骗人,不应该用诅咒父亲的方式去骗人。可是她怎么不说,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考大学。我本来就不应该上大学。”

“小秋。”

叶蓝秋嫣然一笑。“你放心,这些操蛋的事,明天就是第七年了,马上就会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只要专心看落日就好了。”她看着远方,太阳开始落山了,西方的天空,仿佛着火了一般,灿烂得歇斯底里。

### 一代商圣的天才与宿命——

## 红顶商人胡雪岩

□ 高阳

128 这番话听人罗尚德耳中,就好比风雪之夜,巡逻回营,灌足上床,只觉四肢百骸,无不熨帖。想到三年以后,携金去访旧时岳家的那一刻,正是人生得意之秋,越觉陶然。

“胡老板,怪不得刘二爷提起你来,赞不绝口,跟你结交,实在有点味道。”

“我的宗旨就是如此!”胡雪岩笑道,“俗语道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是在家亦靠朋友,所以不能不为朋友着想。好了,事情说定了,庆生,你去立个折子来。”

“不必,不必!”罗尚德乱摇着手,“就是一句话,用不着什么折子,放在我身上,弄丢了反倒麻烦。”

“不是这样说!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折子还是要立,你说放在身上不方便,不妨交给朋友。”

“那我就交给你。”

“也好!”胡雪岩指着刘庆生说,“交给他好了。我这位老弟,也是信义君子,说一句算一句,你放心。”

“好极了!那就重新拜托了!”罗尚德站起来,恭恭敬敬作个揖,接着告辞而去。

等客人一走,刘庆生再也无法抑制,兴奋之情溢于辞色,忙不迭地要谈他心中的感觉。

“胡先生,我们的生意,照这样子做下去,用不着半年,基础就可以打稳了。”

“慢慢来!”胡雪岩的神色依然十分沉着,“照我的预料,罗尚德今天回去,会跟他的同事谈这回事,看样子‘兵大爷’的存款还会来,不管多少,都是主顾,你关照伙计们,千万要一样看待,不可厚此薄彼。态度尤其要客气,这些‘兵大爷’,好讲话比什么人都好讲话,难弄起来也比什么人都难弄。”

“是,是!我晓得。”

于是胡雪岩当晚就上了船,因为天气太热,特地跟阿珠的娘商量好,夜里动身,泊在拱宸桥北新关下,等天一亮就“讨关”,趁早风凉尽力赶一程,到日中找个风凉地方停泊,等夜里再走。这样行,坐船的和摇船的,大家都舒服,所以不但阿珠和她母亲乐从,连阿四和另外雇来的一个伙计也都很高兴。

棹声欸乃中,胡雪岩和阿珠在灯下悄然相对。她早着意修饰过一番,穿一条月白竹布的散脚裤,上身是黑纺绸窄腰单衫。黑白相映,越显肤色之美。船家女儿多是天足,而且赤脚的时候多,阿珠如今脚一双绣花拖鞋。胡雪岩把她从上看到下,一双眼睛瞪住了她的脚不放。

“你不要看嘛!”她把一双脚缩了进去。

“我看你的拖鞋。来,把脚伸出来!”

有了这句话,阿珠自觉不是刚才那样忸怩难受了,重新伸足向前让他细细赏鉴。

“鞋面是什么料子?”他伸手下去,摸一摸鞋面,顺便握了握那双扁平白皙的脚,“替我也做一双。肯不肯?”

“不肯!”她笑着答了这一句,站起来走了进去,捧出一册很厚很大的书来。

翻开一看,里面压着绣花的花样和五色丝线。胡雪岩挑了个“五福捧寿”的花样,指定用白软缎来绣。

“白缎子不经脏,用蓝的好了。”

“不要紧,不会脏的。”

“又来骗人了!”阿珠说,“天天在地上拖,怎么不会脏?”

“你当我真的要穿?我还舍不得呢,做好了摆在那里,想你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一句话把阿珠说得满脸通红,但心里是高兴的,窄窄着骂了句:“你的脸皮真厚!”

那分娇媚的神态,着实教胡雪岩动情,真想一把将她搂在怀里。但窗外两面,前后通风,怕船梢上摇橹的阿四看见了不雅,只得强自忍耐着。

“你不要看嘛!”她把一双脚缩了